

明末廣東抗清詩人評傳

黃海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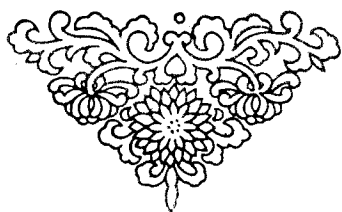
87
K825.6
165

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

13708/05

黄海章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B 467456

257

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

黄海章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75印张 3插页 170,000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书号 10111·1556 定价 2.30元

前 言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有汉族和匈奴的斗争，晋代有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的斗争，宋代有汉族和女真、蒙古的斗争，明代有汉族和满族的斗争。这些曾经和汉族发生过矛盾斗争的民族，都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历史上所谓民族矛盾，现在基本上已不存在了。过去的封建统治王朝，如汉武帝、隋炀帝，也曾发生过欺负少数民族的国内民族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可是汉族广大人民受本民族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同样是受害者。中国各族人民对于这些非正义的战争，是反对的。一些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历史家，虽然曾为此歌功颂德，说什么威震四夷、天声远播，但这不能代表汉族人民真正的立场。至于汉族受到了异族统治者大举进犯的时候，农工商业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遭到残酷的屠杀，文化也遭到严重的摧残，汉族人民奋起抗争，这是正义的行为，我们应该肯定。岳飞、辛弃疾、文天祥、史可法等，都可以说是民族英雄。诚然，这些历史人物，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思想里还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夹杂在内，而且看不到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不能团结他们，一致奋起抵抗；更看不到异族统治者的大举进犯，是由于他们民族中之贵族统治者驱

迫群众，而非出于下层人民的自愿。然而这些历史的局限性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是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当汉族人民处于被侵犯、被压迫、被屠杀、被奴役的时候，那些奋起抗争的英雄人物，我们仍然要加以肯定。根据这种论点，所以在明王朝的末期，粤东志士反抗清军的武装进犯，反抗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奋起与满族贵族作殊死的斗争，如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黎遂球、邝露等抗清比较坚定的人物，或慷慨就义，或英勇殉难，这种斗争精神，是可贵的。屈大均等人，为图谋恢复计而奔走塞垣，联络四方志士，希望能有所建树，结果虽然失败，然而不屈不挠，始终保持民族气节，人格也是伟大的。薛始亨、岑徵、何绛等人，虽不曾直接参加抗清斗争，然而对满族统治者，不投降，不屈节，宁愿毕生度其艰苦的生涯，在消极抵抗方面来说，还是应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至于函昱、函可，虽然遁迹为僧，然始终不忘家国，在民族气节方面，仍不失为可取的人物。

这些抗清的志士们，就他们艰苦的生活实践，发为慷慨悲歌，一方面暴露广大人民在满族贵族的压迫之下，受到了惨酷的屠杀，城市、乡村、田园、庐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方面把自己的战斗精神，在诗篇中积极地加以发扬，这对于人民群众的反压迫斗争，起着鼓舞和激励的作用。

本书对每位诗人的生平经历，加以扼要的介绍。在他们的诗歌中，举凡有关揭露清朝统治者的罪行和可以振作民族精神的，也扼要地加以评述。其他诗作，和这方面没有什么联系的，虽然是非常美妙的作品，也只能割爱。几篇《附录》，亦非无关重要之作。只是因为他们的诗歌，表现民族意识方面的，材料并不多，不能辟为专章来论述，所以只好简略地加以介

绍。至于瞿式耜，虽然不是广东人，但他在支持南明的残局方面，和广东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辟为专章，附在篇末。本书的内容大概如此。

有些历史家说，这些民族斗争的事实，不过是一笔旧帐，到了现在民族大团结的时代，还要算旧帐么？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在各民族之间，起分裂的作用，究竟有什么好处？初看起来，是有一定的理由，但是我们今天对历史发展的过程，终不能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民族斗争撇开不谈。过去的人物，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作用的，终不能全部抹煞，除非把历史完全抛开，从现在说起便罢。要说到过去的历史，我认为完全可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来衡量历史的进程，评价历史的人物，不美化古人，同时也不用现代的标准来苛求他们，这种做法，才是可取的。这本小书，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来对明末广东的抗清诗人加以评述的。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	---

明末广东两位著名的抗清诗人

屈大均	1
陈恭尹	14

死难的抗清诗人

陈子壮	28
陈邦彦	37
张家玉	49
黎遂球	60
邝 露	69
黄公辅	80
郭之奇	86

参加战斗后退隐的诗人

张 穆	94
-----------	----

李云龙	103
屈士煌	109
张家珍	116
罗宾王	120
王邦畿	127

退隐的诗人

陈子升	136
薛始亨	144
岑 徵	154
何 绛	160
王 隼	167
王鸣雷	173
何巩道	177
廖衷赤	182

出山而未出仕的诗人

易 宏	187
-----------	-----

方外诗人

函 昱	196
函 可	204

附录一:

欧主遇	213
陶 璜	215
李成宪	217
李 贞	218
梁朝钟	219
赵焯夫	220
陈万几	222

附录二:

瞿式耜	223
-----------	-----

附录三:

南明及本书主要人物历史大事年表	235
-----------------------	-----

明末广东两位著名的抗清诗人

屈大均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一字介子，广东番禺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元一六三〇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他所处的时代，是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时代。满族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占领北京以后，即乘胜南下，灭亡了腐败的南明王朝，复利用汉奸官僚地主企图消灭中国人民的反抗，如吴三桂、洪承畴之为虎作伥，以后那些靦颜事仇的士大夫如钱谦益、龚鼎孳等，他们惟知保持自己的禄位和富贵，不惜牺牲民族的利益，那些都是民族败类。而自福王弘光政权覆亡后，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称帝于福州，桂王即位于肇庆，海内外民族志士，纷纷奋起抗清。湘、赣、粤、桂、川、黔、滇等地的抗清斗争一直持续下去。而大均即为参加斗争之一员。

永历三年（公元一六四九年）大均谒桂王于肇庆行在，上中兴六大典书。桂王将任以中秘书，因父病回里。是年冬，父死。明年（公元一六五〇年）三月，清兵围广州，大均乃遁迹为僧，礼函昱于雷峰，改名今种，字一灵，又号骚余。名其所居曰死庵，以表示誓死不臣服清廷之意。后隐罗浮，时发为

慷慨悲歌。永历十年（公元一六五六年），乃度岭北游。入会稽，读书祁氏山园。复至南京，谒孝陵，十二年（公元一六五八年）春，北走京师，求明崇祯帝自缢所在，痛哭失声。又东出山海关，周览辽东西形势。吊袁崇焕督师故垒，赋出塞及塞上曲而还。他并非想借古今胜迹来激发自己的文思，而是和顾亭林一样，留意山川险阻，以图恢复。他从塞上回来以后，又流连于山东、江苏、浙江一带，希望能有所建树。尝再至会稽，馆祁氏山园，与魏畊同谋匡复大计。畊有大志，尝麻鞋草履，遍走诸义军中，为他们通消息。曾遣死士用蜡丸裹书致郑成功，言海道甚易，南风三日，可抵京口。永历十三年（公元一六五九年）郑成功与张煌言合兵大举攻入长江，江南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成功连败清兵，追至南京近郊，并收复南京附近，及安徽部分地区，凡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北方人民，亦闻风响应。这一次的进攻，不但动摇了清室东南的统治，而且震动了北京王朝。不幸郑成功后来轻敌失利，乃退回厦门。清廷探得这一次的事变，魏畊和大均都曾参与，于是下令搜捕。魏畊被杀，大均急避地桐庐。永历十五年（公元一六六一年），明桂王在缅甸，为吴三桂所执。明年，被绞死于昆明。然成功及大均等，犹奉永历正朔。公元一六六二年，大均尝拜谢皋羽墓于富春山麓，不胜兴亡之痛。是年冬，再由南京至陕西。公元一六六六年，出雁门，历大同、宣化。复游京师，谒十三陵。明年，再至南京，淹留吴越之交。八月，乃归故里。公元一六七三年，吴三桂起兵抗清，大均乃上书言兵事，三桂令监孙延龄军于桂林。后来知道三桂只为个人利益打算，没有匡复的大志，乃托病归家，有《寅卯军中集》。三桂失败，大均又携家避地南京。公元一六八二年，复归番禺。明年，郑成功

之孙克塽降于清，大均乃为感事诗以写其悲愤，自是不复再出。公元一六九六年，病歿，年六十七。

大均毕生富有民族气节，不惜险阻艰难，奔走各地，以图匡复。这固然是由于清兵入关以后，清统治者采取焚烧杀掠的政策，自北而南，成千成万的人民，遭受清兵的茶毒（如山东济南之“百万惨屠”，临清屋舍之“尽皆焚毁”，江西广信之“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惨剧）。凡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都给清兵破坏了，农村也给清兵蹂躏了，大量的劳动力，也给清兵摧毁了，这样，就激起全国人民的怒火，纷纷以抗清为职志。而大均是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又自以为是屈原的后裔，抱着耿耿孤忠，希望对国家民族，能有所尽力，对清兵之焚烧杀掠，自然是非常愤激，要把这种恶势力根本加以消灭的。何况他的父兄，他的先生，他的朋友，都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因而意志更加坚决，誓死不作降奴。大均的父亲，名宜遇，字原楚，别号澹足。当清兵攻陷广州的时候（隆武二年），告大均说：“自今以后，汝其以田为书，日事耦耕，无所庸其弦诵也。吾为荷篠丈人，你为丈人之二子。昔之时，不仕无义，今之时，龙荒之有，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小子勉之。”（《翁山文外》卷七《先考澹足公处士四松阡表》）

这对他当然是一种很深刻的教导。而他的从兄，长曰士燦，次曰士煌，皆忠节之士。广州失守时，二人方居父丧。破产，衰经从军。初入罗浮，纠合十三营壮士，得数千人，与赴张家玉军中，未至而家玉战败增城。未几，陈子壮起南海，陈邦彦起顺德，合攻广州，不克。子壮走高明，邦彦走清远，据

城死守。邦彦屡以书约士燦为内应，寻被俘殉难。其后士燦经历艰难险阻，九死一生。破先人之产，绝老亲之裾，与弱弟间走交南，至云南桂王行在。方是时，清兵在滇，控弦三十余万，分据要害，二人知事不可为，然犹辛苦追随，冀成匡复之功于一。永历十二年，云南陷，桂王仓卒走永昌、楚雄。十三年，至缅甸。士燦病甚，不能从。久之，二人乃决意东归。叛臣洪承畴，将委二人以某官，不受。是时郑成功攻南京，势且降拔，二人亦欲浮牂牁大海往从之，故返番禺取道。比抵家，母子相持痛哭。旋闻桂王遇难，士燦忧伤过甚，遂得疾卒。士燦奉母乡居，以笔墨代耕稼。有所得，辄复匿迹乡村。一室偃卧，人罕见其颜色。未几，亦卒。大均尝谓“予沙亭屈氏，举宗千有余人，然道同志合，穷苦不移，在兄惟白园（士燦），铁井（士燦），在弟惟予。兄为有鬲之遗臣，弟亦青盲之义士。三人者，旦夕相依，靡间生死”（《翁山文外》卷七《伯兄白园先生墓表》、《仲兄铁井先生墓表》）。这亦可以知道他两个从兄，对他的影响之大了。

至于陈邦彦，是他最敬佩的先生。邦彦在清远城陷时，被执，不屈，死事极为壮烈。这一支义军，虽然终于失败，然能够牵制清廷的精将锐卒，使不得专意桂林。南明政权因而得以延续，这也是值得纪述的事。大均在《陈岩野先生哀词》中说：“尺寸肤兮不爱，随白刃兮纷飞。两子烹兮一妾酖，杂马乳兮臣脂。分种落兮饕餮，举桐酒兮消之。余精爽兮尚在，目涕泗兮嗟咨。……虽再鼓兮溃败，能牵制兮雕旗。保三宫兮临桂，使骠骑兮毋西。事不成兮功已大，延国命兮如丝。……临刑兮长啸，色不变兮怡怡。肝跳跃兮击贼，血喷薄兮射之。……有弟子兮后死，曾沙场兮舆尸。抱遗弓兮哽咽，拾齿发兮囊之。

愤师仇兮未复，与国耻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报之。……”（《翁山文外》卷十四）。

他痛悼他的先生惨遭清兵脔割（清兵把邦彦的余肉和马乳杂拌起来，分给部队，伴以桐酒，饱供饮饷）。他认为邦彦虽血肉横飞，而精爽犹在，忠肝跳跃，搏击敌人，真觉千载以下，凛凛如生！他事后把他先生的齿发和遗弓收拾起来，以留惨痛的纪念，准备将来把师仇国耻，一齐申雪，这是何等壮烈的情怀！

他在《书西台石》一文亦说：“予也生遭变乱，家破国亡之惨，与皋羽同。而吾乡先达，若陈文忠、张文烈，及吾师岩野陈先生，愤举义旗，后先抗节，其光明俊伟，慷慨从容，亦皆与文丞相同。而皋羽之事文丞相，予之事文忠、文烈、岩野三公，复以哭夫皋羽。子陵有知，其不笑予为愚耶狂耶？”（《翁山文外》卷十）

可见他对于广东死事的先烈，如陈子壮（文忠）、张家玉（文烈），尤其是他的先生陈邦彦（岩野），耿耿不能忘怀。

此外如黎美周、夏存古等，也是他平生景仰的人物。

《黎太仆集》序说：“公之守赣也，其时已不可为。拮据兵食，势力已穷，而与其友杨、龚、姚、魏四君，相携以死。以其轻于鸿毛者，与城俱亡，而以其重于泰山者，与天地而长存。……至今日……五忠之祠，屹然与郁孤并峙，……而《莲须阁》一书，遂与日月并悬矣。呜乎！岂不伟哉！”

一死轻于鸿毛，而民族气节，则与天地长存。《莲须阁》一书，亦遂照耀万古。著述的光辉，还是由人格的光辉放射出来的呵！

于夏存古则说：“存古当丙戌之变，年仅十六。与其友崇德

吕宣忠，亦年仅十六，而从长兴伯吴公易，总兵黄蜚，起兵太湖间，战败而死。……天地之所赖以长存，日月之所赖以不坠，江河之所赖以无穷，乃在一成童之力！至今读其《大哀》一赋，淋漓呜咽，洋洋至万余言，犹似未尽。黍离麦秀之短，大哀之长，固皆与风雅同流，春秋一贯，谁谓古今人不相及耶！”（《翁山文外》卷二《周秋驾六十寿序》）

区区十六龄童子，而壮节雄文，震惊一世，辉映千秋，宜乎大均之膜拜赞叹。

在大均的朋友中，最著名的，是顾亭林。亭林尝与吴其沅、归庄，起兵抗清。失败后，流寓四方。凡六谒孝陵，六谒思陵。足迹所至，北则燕赵，东则齐鲁，南至会稽，西历关陇，往还河北诸边塞者凡十年，始卜居陕西华阴。所至度地垦田，生计饶足。以其余所入，贮之以备有事，盖未尝一日忘怀光复大计。大均于公元一六六六年春，至太原会见了。此时他将和李因笃集资垦荒于雁门之北，与大均偕行，遂同为十日之欢。亭林《屈山人大均自关中至》一诗说：

弱冠诗名动九州，纫兰餐菊旧风流。何期绝塞千山外，幸有清尊十日留！独漉泥深苍隼没，五羊天远白云秋。谁怜函谷东来后，班马萧萧一敝裘。

他认为大均有象屈原那样高洁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操，以前闻其名而未曾得见，现在同在绝塞千山以外，竟能狂饮十日，真是高兴极了！大均也写了这首诗送给他：

雁门北接恒山路，尔去登临胜概多。天上三关横朔漠，云中八水合浑河。飘零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塞歌。我欲金箱围五岳，相从先向曲阳过。（《翁山诗外》卷八《送顾宁人》）

他们意气相投，奔走绝塞千山，无非想实现匡复的大计。

倾杯痛饮，也无非为着消解胸中的牢愁呢！但从此别后，天各一方。炎武死后，大均曾有诗哭他：

雁门相送后，秋色满边城。白日惟知暮，孤天讵肯明。才分南北路，便有死生情。皓首悲难待，黄河忽已清。（《翁山诗外》卷八）

他慨叹国势奄奄，有如白日将暮。漫漫长夜，不复透露出一线曙光。知己的朋友死了，自己的头发也白了，而清廷又把反抗的义军，次第扫除，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恐终于无望了！

《哭顾宁人》诗又说：

招魂不返恨天涯，旅榭空归葬海沙。楚国两龚长不食，淮阳一老久无家。苍松岁晚孤生苦，白鹭天寒两鬓华。闻道五经多注释，不知谁为作侯芭。

登高共忆雁门关，北望京华洒泪还。白马小儿犹汉殿，青牛老子已秦关。河声不解消长恨，山色谁知老玉颜？耆旧只今零落尽，北邙松柏为君攀！（《翁山诗外》卷十一）

“苍松岁晚孤生苦，白鹭天寒两鬓华”，不光是说顾亭林晚年坚持民族气节，同时也说出他自己的怀抱与经历。亭林死了，还有许多著作遗留下来，保存民族大义，但不知道门弟子谁能象侯芭一样，作扬雄的继承人呢！

他一再说到雁门高会，表达他眷恋的情怀。可是京华沦没了，国家破灭了，河声山色，不减当年，而老泪长挥，凄然北望。故旧一天一天的凋零，筋力一天一天的减损，内在的悲哀，又将向谁告诉？惟有手攀北邙松柏，遥致其哀吊之忧而已！

亭林和大均虽然不过天涯暂聚，但是亭林的怀抱、人格、学问，对于大均的影响，都是相当深刻的，所以他死后，大均

反复致其哀慕的心情。此外如王山史、李因笃，都和他有相当的交情。朱彝尊虽然晚节不终，但他对大均的怀抱，也是能根本了解的。《九歌草堂诗序》说：“……予友翁山，为三间大夫之裔。其所为诗，多怆恹之言，嶢然自拔于尘垢之外。盖自二十年来，烦冤沈菴，至逃于佛老之门，复自悔而归于儒。辞乡土，涉塞上。走马射生，纵博饮酒。其傥荡不羁，往往为世俗嘲笑者，予以为皆合乎三间之志者也。嗟夫！三间悼楚之将亡，不欲自同于混浊，其历九州，去故都，登高望远，游仙思美人之辞，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吴越燕齐秦晋之乡，遗圩废垒，靡不揽涕过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翁山归自雁门，将筑室南海之滨，题曰九歌草堂，而先以名其诗集。予与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来吴越之间。凡所与歌诗酒宴者，今已零落殆尽！至窜于国殇山鬼之林，散奔原野。翁山吊以幽渺凄泪之音，仿佛于九歌之旨。世徒叹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悯也。予故序之，以告后之君子诵翁山之诗者，当推其志焉。”（《曝书亭集》卷十九）

他从大均的志趣来说明大均的诗歌，并告后代读大均诗集的人，“当推其志”，这都不是庸人之见。虽然他后来的出处和大均不同，但在少年时代，还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亭林曾引为知音，大均也曾赞美他的高节（见刘光汉《读曝书亭集》一文），这对屈氏的言行，都不无相当影响吧。

从上所述，可知道屈大均对爱新觉罗氏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屠杀汉族人民之暴行非常悲愤，并受父母的熏陶，激于陈邦彦、张家玉、黎美周、夏存古等死事之壮烈，以及顾亭林等人的影响，因而坚持民族大义，反抗清兵。一切险阻艰难，有所不顾。他在《翁山屈子生圻自志》中，总括他自己平生的遭遇